

石门沟探幽

□ 费晓莉

—

石门沟在祁连山东麓。石门河从马牙雪山的峻岭间蜿蜒而出后，基本上走着直路。我想，它并不十分情愿。河流不应该扭扭搭搭地走吗？但脾气耿直的石门沟，养不出拐弯抹角的河。

石门河要赶到沟口和庄浪河见面，携手奔向黄河，这是个远大前程。即使这样，石门河也不着急，它步履从容，像是特意放慢的，好让它看见它的人都懂得慢的意义。它也许还想让太阳也慢些走，把落山的速度降下来，让时间也慢些走，把花谢的速度降下来。果然，多看一阵石门河，我的脚步也渐渐慢下来。

河边的大石头一个比一个严肃，不好惹的样子。有的石头上长满了石花，黄的红的白的都有。石头开出的花朴素又碎小，有难得的高级感。谁说石风吹日晒一辈子，岁月最终赠予它一场空？你看，这些石头努力了多年，现在终于有了收获。

我在河岸边坐一坐，学习它清澈的语言。马莲、铁线莲、乌药、马先蒿、大薊在河畔静默。黄花即开花最早，此刻，变成了半透明的棒棒糖，梦幻一般。风一吹，棒棒糖摇着身子化了。河畔的醉马草在风中一起落，煞是好看。

临河而居的山柳垂手而立，像是在认真聆听河流的教诲。

二

公路沿河而行。路两边是草场。

风 电

□ 李宝堂

戈壁荒原，突然长出大片大片钢铁树，粗壮的腰身，高高的树干，雪白的皮，头上还长着超长大树叶，远远看，就像银塔漫野的白桦林。

野骆驼看着树叶随风而动，以为天公作美，给戈壁装了大风扇。

喜鹊飞来，告诉“戈壁骄子”这叫新能源，别看巨大的树叶像孩子手里的纸风车，悠闲地旋舞。

能牵着高铁跑，驱动器旋转，瞬间点亮远方的天。



张家川有位收藏奇人，凭一己之力，创办了一家陶文化博物馆。

这位收藏奇人姓马，名“丑子”。初见马丑子，乍一看，他是一位朴实的西北汉子；细一看，目光深邃，眸子流盼间，流露出少见的精明。马丑子说，他收藏的文物有4万多件，经专家鉴定，其中一级文物数十件，二、三级文物数量更多，还有部分孤品和极品。

马丑子请我参观陶文化博物馆，一进展厅，我就愣住了。这家博物馆馆藏面积1000多平方米，一楼展厅中，到处是陶器，地上堆的、架上摆的、柜中放的，层层叠叠、密密麻麻，有的码成了墙，有的堆成了山。除了一楼展厅，还有40间房子，也塞满了陶器和其他藏品。

马丑子收藏的陶器，品类丰富。马丑子领着我，在展架与展柜、陶墙与陶垛之间，走了几个来回。他介绍，收藏的古陶，大都来自天水地区，既有史前彩陶，也包含了历代的陶俑、瓦当及民俗陶器。

说到古陶收藏的起因和艰辛，马丑子感慨不已。他是土生土长的张家川人。“丑子”是他的小名。上小学时，父亲给他取了个大名，叫马安军，可是，随着收藏的日积月累，他的大名渐渐被人淡忘，小名却在收藏界有了名气。

马丑子是初中生。不过，他坚持自

石门小镇利用这些优质草场养出了健壮的牦牛、羊和英俊的马儿。

马儿从山上吃草回家，顺道去河里喝水，然后气宇轩昂地走在路上，碰到人，它会害羞地站在一边，让人先过。牦牛不太礼貌，它要先过，让过往的车辆先等一等。要是谁鸣一下笛，牦牛就会生气地转身跟车打架。

路边的山坡上开满了香柴花，整整齐齐，安安静静。白牦牛喜欢站在有花的地方。在一处坡地上，我遇见了一头白牦牛。它雕塑般站在紫色的香柴花丛中，头微微抬起，直直地看着我，清晨的阳光洒在它婆娑的毛发上，泛着微微的光。和我对视了一阵，它缓缓迈动着四蹄离去，在花丛中挤出一条小道，只把一条浅浅的划痕留在花丛中。白色的牦牛，紫色的花朵，那浑然天成的美，让我感动。

一棵棵祁连圆柏站在高高的崖上侧着耳朵听风。

如果有缘，你能看见岩羊在石崖上表演卓越的轻功，祁连山马鹿从远处拔腿跑路，身影一闪即逝。

喜鹊岭、土城沟、药水沟、花海坡、五台岭等，在公路两边舒展延伸，它们用自己的身体誊写着流传民间的故事，药水泉更是侃侃而谈，把自己的故事说得跌宕起伏。

青草沿山沟迤逦远去，草地上延伸着很多山道，大小大小，通向无数未知的远方。

从车里望过去，一个女子赶着一群羊缓缓走在对面的山坡上，这让我想起

了一句信天游：对坝坝的那个圪梁梁上那是一个谁。

三

路边的山林里，云杉、祁连圆柏、白桦、沙棘、山柳等，都是灵动的名词。小槲不挑地方，随处落脚，开着小巧玲珑的黄花，一穗穗挂在枝上，酸酸甜甜的。在这个寒凉之地，活成一棵能开花的树是比较难的，更不要说还能吃，它唯一的缺点是浑身长满了尖尖的刺。

摘几串小槲的黄花花吃一吃，再凑到一棵绣线菊的白花花上闻一闻，又尝了尝一株酸溜溜的茎秆。发现一丛马莲花独自开在灌木丛中，这是在等我吗？于是，坐在它边上虚度了一阵时光。

枇杷花傻乎乎开那么大，这是有多喜欢这座山。金露梅的黄花开得气血饱满。

枇杷花、金露梅、银露梅、香柴花，都是药，安抚着我们忙碌的身体，当然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这里的每一座山，每一棵树，都是一味药，甚至天上的云朵，也是一味药。

走累了，我们在牦牛群边上坐成一排，看着远方，浑身轻松，感觉自己就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牧人，身后这群牦牛就是生活的意义。

有鸟儿在远处啾啾呀呀地歌唱。流云在蓝天上把自己扯长，扯成一条一条淡蓝色的花布。那是我小时候盖过的那条蓝花被的被面吧？天空替我收藏了这么多年。

四

在大塘村遇见一位提着水桶、身体结实的婶婶。她热情邀请我们去她家坐坐。我喜欢这种热情，让我觉得这个世界到处藏着善意。我问她，你现在种不种地？她指了指路边的田野，那儿种了荷兰豆、土豆、豌豆和小麦。田边的防风长得肥头大耳，它可能以为自己也是庄稼。

从田野迈过去，就踏入了旷野。赤芍、野刺玫、锦鸡儿，都在开花。群鸟快速飞过，这里已经是山野了，它们还在追求更远的远方。

大塘村后面是一条颇为宽展的山路，爬上坡一看，一大片燕麦地。燕麦才一抻长，毛毯一样。右面一处靠山的地方是一个废弃的圈房，一面墙，一列篱笆，一棵大白杨，还固执地站在老地方。电杆笔直地穿过燕麦地，走向远方。

这条路，当初是牛羊和牧人的，现在属于燕麦和风。大塘村每个院子前都种了菜，油菜，韭菜，葱和香豆子。除了菜，还有花，芍药、万寿菊、金盏花。站在小小的广场上，听见有鸟在后面山坡上啾啾呀呀地歌唱。

进山时，晨雾在山头徐徐流动，此刻，暮霭又在远处缓缓起身，夜幕降临时，多半个月亮将慢慢爬上来。

晨雾、暮霭和月色，都是石门沟的形容词，它们以另一种方式诠释石门沟的美。

石门沟的美，就是祁连山的美。



荷韵 曹剑南

盛夏风物，最牵人心神的，莫过于一池荷花。赏荷，是我夏日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项活动。每年夏季，无论身在兰州，还是出门在外，只要听说附近有湖泊荷塘，我总要抽空前往，奔赴一场永久不变的与荷之约。

我喜欢追着荷花完整的生命时序慢慢观赏。春水初平，尖尖荷钱悄悄探出水面，玲珑稚嫩，让一池春水陡然增添勃勃生机。待到初夏，小荷才露尖尖角，便有蜻蜓立上头，成为这个时节荷塘最动人最经典的画面。到了盛夏，碧叶连天，层层荷叶如万千绿色的擎雨盖，一夜风起，茵茵次第绽放，粉白嫣红点缀碧波，热烈而明媚。青荷盖绿水，荷风送香气，临池倚栏，纳凉赏荷，就成了炎炎夏日最为解暑的雅事。待到秋意渐生，繁花褪去，残叶枯蓬零落水面，是另一番萧疏清旷之美。从初生到凋零，荷的每一阶段，我都赏之不厌，观之不倦。

古往今来，文人墨客赋予荷花无尽意蕴。“出淤泥而不染”，写的是荷花的生长环境，说的是荷花的高洁品格，道尽了荷花扎根淤泥却洁净自持的风骨。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，描摹盛夏荷塘蓬勃绚烂的盛景，写尽夏日独有的热烈生机。“叶上初阳干宿雨，水面清圆，一一风荷举”，写出了雨后荷塘的另一番风韵，荷叶积存的昨夜雨水，珠圆玉润，在一张张碧叶上来回滚动。一柄柄荷叶绿润洁净，亭亭玉立，微风吹过，随风摇曳，更显清爽挺拔。

走过不少地方，各地荷塘自有风姿。杭州西湖的荷花韵致温婉，曲院风荷名闻天下，连片荷叶绵延湖畔，红莲白莲错落交织，石桥画舫隐于花叶之间，晴日里满目绯红浩荡，烟雨之时花叶朦胧，恰似一幅晕染开的水墨江南。今年五月二十五日清晨，西湖第一朵红莲率先绽放，悄然拉开江南荷季的序幕。北京圆明园的荷花大气厚重，连片水域衬得莲池开阔端庄，朵朵红莲雍容华贵。昆明翠湖的荷花娇艳玲珑，小巧花簇衬着春城湖光。白银水川的荷花闲适恬淡，山脚下黄河边，一池清荷展现出独属于西北的温柔。白洋淀的荷浩浩荡荡，荷苇共生，风骨劲朗，野趣天成，泛舟穿行苇塘，满目苍茫碧波。南京玄武湖的荷以远

山古城为衬，满湖铺展，不时以花开并蒂惊艳天下。今年六月二十二日，玄武湖翠洲荷湾雨中开出首株天然并蒂莲，时隔一月，和平门福田轩再现一茎双花，十分之一的自然奇遇、祥瑞吉兆，引来无数游客争相观赏。济南大明湖的荷由天然泉水滋养，明湖红莲饱满鲜亮，长堤垂柳环绕荷塘，四面荷花三面柳，一池芙蕖兼具北方湖池的疏朗与老城的烟火温情。水土不同，风物各异，每一片荷塘，都生长出独属于自己的气韵。

每当伫立塘边，目光遇上亭亭荷花，我总会下意识拿出手机定格眼前景致。红荷的明艳，白荷的素雅，雨荷的灵动，甚至残荷的落寞，我想留住每一朵花独一无二的姿态与神韵。我始终觉得，人与荷花相逢，仅有一期。花开有时，花期短暂，此刻遇见的这一朵，当下的光影、微风、情致、心境，此生仅此一回。转瞬花姿有变，光影流转，便再也复刻不出当时光景。

岁岁夏日，年年寻荷。经年累月，我攒下大量荷花影像。一帧帧画面，留存着不同夏日的荷塘清韵。照片定格的是荷花的容颜，藏在画面背后的，是无数个夏日驻足塘边的欢喜与感悟。一池清荷，是一个夏天的念想。一缕荷风，是一个季节的邀约。花不语，却年年相逢。人有情，但岁岁不同。荷风不息，此约长久，期待下一个夏日，再与清荷相逢，续写荷花的诗意故事。

唐汪的杏子熟了

□ 马 驰

洮河水缓缓淌过东乡唐汪川，盛夏的热风一卷，万亩杏林便褪尽浅青，甜香漫过山川，一树树杏子熟了。唐汪镇素有“丝绸古道河湟口，陇上杏花第一村”的美誉。这片河谷守着河湟古道，春有千树杏花如雪，夏有满川金杏飘香。当大接杏坠弯枝丫时，整个唐汪镇都浸在清甜果香里。

清晨的薄雾漫过川道，丹霞红崖衬着连片杏园，阳光冲破云层洒落下来，枝头的杏子裹着一层温润柔光。唐汪大接杏是此地独有的风物，果形饱满圆润，果皮底色澄黄，向阳处晕开一抹绯红，像胭脂轻抹，个头抵得上孩童的拳头，沉甸甸垂在细枝上，风一吹便轻轻摇晃，甜香随风弥漫在村口街巷、农家院落。伸手轻摘一颗，指尖稍用力，果皮便渗出黏润糖汁，掰开果肉，金黄肌理细腻绵密，汁水顺着指缝流淌，入口清甜无涩，满口果香绵延不散。

唐汪人与杏树相伴已有数百年，自明代起，先民便在洮河沿岸垦荒栽杏。乡亲们同守一片杏林，春共赏花，夏同摘果，和睦相融的岁月，都藏在年年成熟的杏子里。庄户人家的院坝、田间渠边、坡地台堰，随处可见老杏树。四月杏花是唐汪川的温柔序曲，七月杏熟才是河谷滚烫的篇章、最踏实的丰收时节。

村落里处处是丰收的气息，田埂间随处可见采摘的乡亲，妇女们

提着竹篮穿梭林间，指尖轻拧，金黄杏子颗颗落满筐，竹篮堆叠在路边集市，红帐篷下摆满一箱箱鲜果，商贩分拣装箱，快速车辆往来不息，一筐筐唐汪杏运送至全国各地，让远方人尝到河湟谷地独有的甘甜。祖辈辈生活在唐汪川的马大爷，坐在杏树下歇晌。他剥开一颗杏子递给我，讲述祖辈传下的老话：洮河活水养杏树，这里日照时间长、昼夜温差大，才养得出这般甜润果子。还有黄土高原的厚土，才能沉淀出杏子醇厚绵长的滋味。

从前唐汪川的杏子成熟，乡亲们自留少许，大部分杏子运往临夏、兰州集市售卖；如今万亩杏林成了唐汪人的致富林，在合作社的带动下，鲜果、杏干、杏脯延伸出完整产业链，小小的杏子稳稳托起川道人家的好日子。“四月赏花、七月品果”，成了当地标志性的文旅名片。采摘园里，外地游客穿行树下，尝一口便难忘这陇上独有的风味。

暮色降临时，洮河水面泛着碎金，杏园香气萦绕不散。老杏树静立河谷，见证古道变迁，也见证着唐汪川的日新月异。

唐汪的杏子熟了，甜香漫过洮河两岸，漫过红崖丹霞，也漫进寻常百姓的烟火日子。这一枚枚金黄硕果，是黄土高原温柔的馈赠，是河湟大地岁岁不变的欢喜，年年盛夏甜润绵长。

守望古陶

□ 陈自仁

学数十年，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名著。与其交谈，你会发现，他学养深厚，洞识精微，说起历史和文物，头头是道。

马丑子的陶器收藏始于1991年。那时，他走南闯北，收购羊皮，靠贩卖羊皮养家糊口。一个冬日的下午，他顶着刺骨的寒风，在西宁街头行走，脑子里盘算着去哪里收几张羊皮，忽见有人兜售陶罐。那只陶罐造型奇特，纹饰漂亮，瞬间抓住了他的眼睛。经过讨价还价，他以200元的价格买下了彩陶罐。从此，他爱上了陶器，在收购羊皮的同时，四处收集古陶。

马丑子说，他跟古陶有缘，冥冥之中，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，拉着他，推着他，朝有陶器的地方走。他收购羊皮，进了人家的院子，目光一扫，总是看到墙头上、房檐下、羊圈旁、鸡窝边，扔着几件陶器，有的有伤，有的完好。他对主人说，我想要这几个盆盆罐罐。他给钱，有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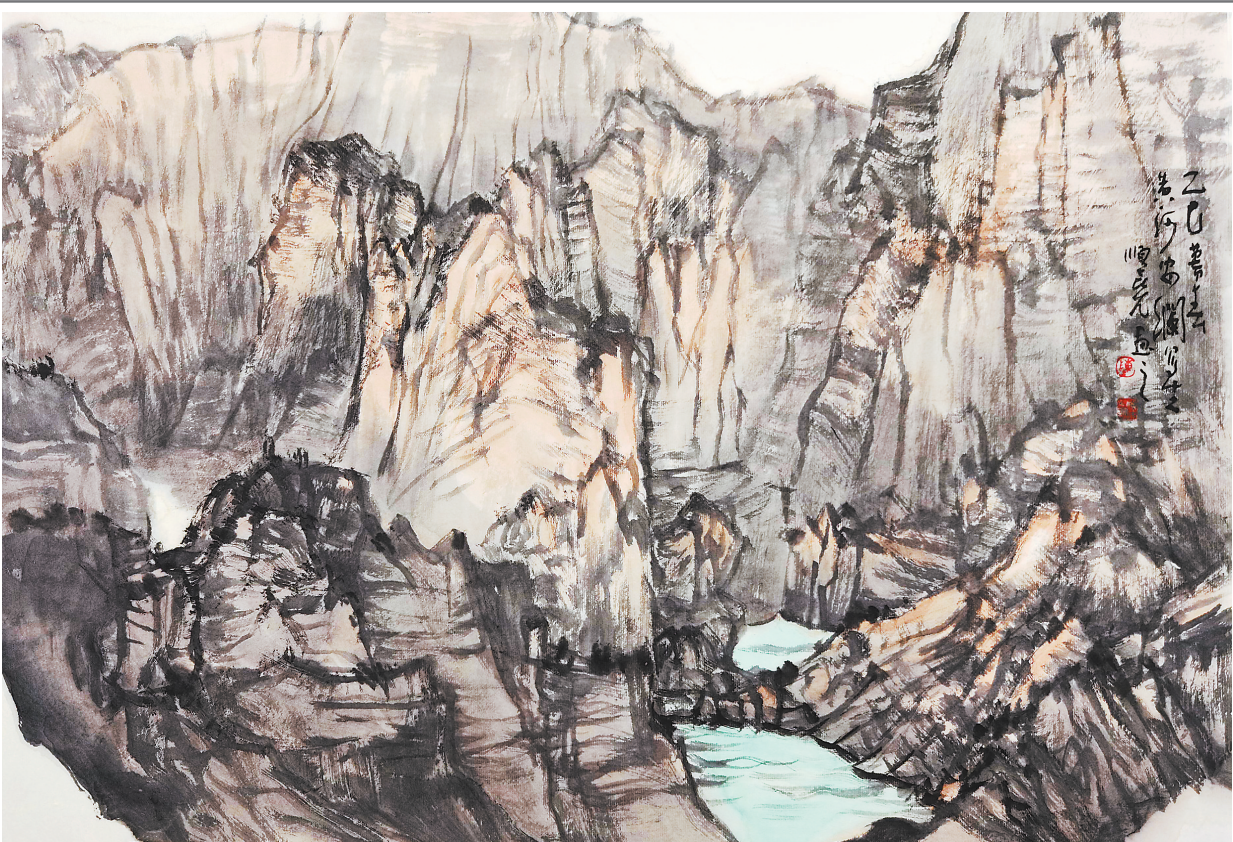
主人会收下，有的主人说，几个烂罐罐，要什么钱，你喜欢就拿走。

马丑子笑着说：“那些陶器，好像在等一个人，等一个爱它、保护它的人。谁也没有想到，等来的竟然是我，喜欢古陶的马丑子……”得意之情，溢于言表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马丑子的皮货生意越做越大。他用做生意赚的钱收购古陶，家里到处堆满了陶器。后来，他彻底迷上了古陶，把皮货生意撂在一边，引起了父亲的强烈不满。一天，父子俩为此发生激烈争吵。后来，他好说歹说，甚至苦苦哀求，才按住了父亲的怒火。

他说，古陶是祖先留下的宝贝，是不可再生的文物，毁一件，丢一件，就少一件，总得有人保护。尽管家人不理解，他还是坚持收藏古陶。

说到古陶保护，马丑子一再重申自己的收藏原则：只进不出。有人开出高价，想买走他的藏品，都被他断然拒绝。



黄河安澜 [中国画] 陈顺尧

本版联系电话：
0931-8159106
投稿邮箱：
gbbaih@126.com

第 3375 期